

潇湘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对/肖应林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八景”文化。燕京八景、关中八景、洛阳八景、南京八景、羊城八景，就连香港，也有香港八景，年轻点的城市像深圳，也有深圳八景。无论“老八景”“新八景”，“八景”之谓，已约定俗成，它以诗画为载体，融合特定地域的风物景观，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象。那么，“八景”文化，究竟源自何处，始于何时？

中华书局《永乐大典方志辑佚》记载：“八景之作，始自潇湘。”如果据传统说法以及新版《辞源》的“潇湘八景”条目，均以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为最权威出处。《梦溪笔谈·卷十七》载：“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

北宋画家宋迪《潇湘八景图》便是其代表作。自湘江上游起，“潇湘八景”依次为：永州的潇湘夜雨、衡阳的平沙落雁、南岳衡山的烟寺晚钟、湘潭韶山的山市晴岚、长沙橘子洲的江天暮雪、岳阳湘阴的远浦归帆、岳阳君山的洞庭秋月，只有渔村夕照位于沅江流域桃源县的白蘋洲，与桃花源景区隔江相望。

在长沙大西门外，曾有一座“八景台”，始建于北宋嘉祐（1056—1063年）年间，遗址位于今天橘子洲湘江大桥东引桥附近。八景台临湘江而立，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文旅策划的顶流。八景台上摩画着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登临题咏，盛极一时。米芾为“潇湘八景”题写组诗，南宋宁宗皇帝赵扩还用朱红御笔抄写“潇湘八景”组诗，“潇湘八景”自此声名远播。元代诗人欧阳玄《登八景台》这样描述：“山几重兮水几重，晴岚夕照有归鸿。潇湘八景丹青画，尽在台指顾中。”八景台后于清乾隆年间荒废，但遗址尚存，近年来，长沙民间社会一直有重建八景台的呼声。

宋迪只是一个开始，此后《潇湘八景图》被历代画家诉诸丹青，反复摹画，逐渐成为山水画的经典母题。明代书画家文徵明一生创作题材最多的也是《潇湘八景图》，可惜大多数作品都流散海外。

明清时期，大至一城，小至一个氏族聚落地，也热衷于定义各地的八景，“内八景”“外八景”“新八景”这些形式多样的八景称谓，一时间如山花般烂漫开来。

让人疑惑的是，“八景”滥觞所出，为何是潇湘，而非别处？这与一批文人雅士有关。

屈原行吟湖湘而作《离骚》《九歌》；贾谊谪居长沙而赋《鹏鸟赋》《吊屈原赋》；李白、杜甫、韩愈、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苏轼、秦观、米芾、马致远、李东阳、文徵明、王夫之、郑板桥……他们或仕宦或贬谪或游览于此，他们或讴歌潇湘山水之清逸，或阐发思古之幽情，或书写怀才不遇之感喟，用生花妙笔为潇湘山水点染传神。仅《全唐诗》《全宋词》两部合集中，“潇湘”一词就出现858次之多。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南宋诗人陆游一联佳句，已足见潇湘山水的魔力。寄情于物，托物言志，显然，潇湘八景已经超脱了具体物象，对于创作者来说，潇湘八景的画意诗情，也不只停留在潇湘山水的视觉写照，而是展现自然、隐逸以及怡然自得的生命状态。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当下，很多城市已注重八景的保护或着手复建城市八景，有的城市为了更贴切城市面貌，积极展开新八景的评选。不难看出，每个城市中心都有一个“八景”情结，不论八景在不在。

八景，是一个城市风物景观的审美凝练，更是时代流转中地域文脉的传承赓续。

天下八景始潇湘

王承舜

一群野马在大地驰骋

胡伟

冬日，阳光斜照耀冰冷的大地
山在前方冷峻成一座座雕像
草场已经休息
轻盈的雪无声落入冰水的河面
宽阔的大地张嘴迎接着什么
还没见到马群
却听见越来越近的马蹄声
慢慢地，一群健硕的野马驰骋进我的视线
它们的鬃毛飞扬，背脊好像一字不动
力量在模糊的蹄尖散发
蹄间的干泥块飞扬不停
这是一群真正的野马，数量越来越多
从人们呵护的大野地扔掉了连绵的惊吓
它们奔腾开来，大眼睛好像映入了明天碧绿大草原
一股野性的气息直接渗透进我饥饿的腹腔

我沉浸在李白的风中

李白在当涂诀别现实的世界
那个位置离我的家乡不过十分钟的高铁车程
都在江边
他步伐有些沉重，路过宣城、池州、铜陵
一路留下洗练的诗篇
和在其他游历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

他留下的诗篇是他最珍惜的风
带着大唐金属和忧伤的风
有侠客和好看女子身影
他的风能够经久不息吹向时代
身体已经不再重要

我在2026年的第二天开始
追看李白大鹏鸟翅膀下的风
历史并不空洞，各色人马依次登场
我并没有关心
只留意到李白和杜甫、高适紧紧拥抱的相会
他们三人打开普通烈酒开怀畅饮
仿佛世界不过是阳光灿烂
遍地鲜花绽放

这是理想啊，温暖的理想
人，何时才能走入这个世界
才能不辜负这个天地

我的泪一定滴在李白的酒杯里
被他一饮而尽
发出“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笑声

冬天里的春天

粉桃花、浅樱花、白梨花
金稻花、黄桂花、异木棉一起赶来
在初冬的一刻，春天冬天揉在一起
人们目瞪口呆，我的心也在高温中开放
历史有过暖冬的景象
自然的裂缝开开合合
如今花树再次出现在枝头展示特殊的言词
让我仿佛坐在波浪的船上
驶向自然的深海
在大地上，看青山看白云看溪水
能够感受越来越宽的天地
去寻觅生态妩媚的秘密

“白”上这一场

高汉武

“所有的秘密都藏在水里。”并不尽然，水边的苇花也藏着有。

饭后，去湘江边走走。无风，阳光很暖，毛绒绒地贴在人身上。不经意间，我的目光落在水边的一丛芦苇上。湘江水西来，水波不兴，像一匹绿色的绸缎——这比拟很是俗气，但我想不到更好的了。有一年汛期过后，我曾沿湘西两岸溯流而上，更近地去靠近它的源头，想探求这条古时叫“瓦官水”的河流的更多秘密，但我终究未能有所获。湘江源于湘乡，经宁乡，过湘潭，由含浦入岳麓，由山涧到小溪，渐成气象，到含浦已是一条宽数十米的江河。江河之路，像极了人生，可以引起许多联想，此时，我的思绪却并不在湘江，而专注在这一丛芦苇及它盛开的芦花上。

不多，三五株，密密挨在一起。
像雪，蓝蓝的江水衬着，洁白而晶莹。
相对于江边昂着头的树，相对于江边连绵不断的野草，它显得孤单、弱小。兀自的洁白，却又如此夺目。没有纷飞起漫天的白雪，只如一簇浪花，独自白，坚定地翻涌在蓝色的水岸。

芦花如海的时节，我曾去过洞庭湖腹地的芦苇场。站在一个叫天星洲的洲上，我不敢睁眼，我怕点燃一洲芦花。我也不敢闭眼，我怕淹溺在茫茫飞雪的世界里。芦苇，这株从《诗经》中走来的古老植物，一进秋冬，就一点点、一株株、一片片，铺开无边无垠的花白。天星洲也是它的领土。记得这一天，还起了风，整个湖洲白浪翻转，恍然间，我不知道是在洲上，还是在海中。现在，完全不一样，有芦花，但不成片。洁白晶莹，但没有漫山遍野的花白。湘江河边这丛小小的芦林几朵小白的白花，只是悄悄地、静静地站在我的眼前，告知我它的真实而独立的存在。

也起了点风，水波轻荡，后面的水纹水薄薄地温柔地覆盖过前面的水纹，向岸边移动。芦秆轻轻晃动起来，芦花便在这种晃动中，打开它妙曼的洁白。

忽然想到，人之最终归之于天地，正如江河归海。有人将一生流淌成河，也有人将自己站成河边的树，或开成河边的花。生命有无数种存在方式，也有无数种色彩——做一朵芦花也不能怪有什么不好，不求大红，也不求大绿，就这样干干净净地、独立地，“白”上这一场。

新大众文艺创作活动的时代回响

烟雨秦楼

1925年晚秋，青年毛泽东伫立橘子洲头，以“万山红遍”的壮阔视野、“百舸争流”的雄浑气魄，写下《沁园春·长沙》。百年后2025年，由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长沙晚报社承办的《沁园春·长沙》创作100周年主题文化活动的“风华正茂”新大众文艺创作活动前几日结束，这个活动旨在百年回响中，听时代之问与城市之诗的遥相呼应，看诗意长沙“全球视野、全民参与、全城联动、全球传播”的文学联欢。

这场文学盛典，不仅吸引了许多名家，更催生出环卫工人以扫帚为笔写就的“长沙情诗”、小学生以童真为谱唱出的“长沙童谣”等“草根作品”。重新翻阅参选作品，我们发现，有诸多方面值得肯定与推崇。
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激活，用创新演绎焕发时代生机。从获奖作品看，这场跨越时空的诗意对话，既是初心回望，也是守正创新。邓建华《找北》的“北”，一语双关，既为地理方向，更为精神隐喻；文中青年因陷入困境找不着“北”，面对湘江发出声声叩问，与“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的场景，形成时空应和；“我，找到北了”，行文至此，青年完成了从迷茫到振奋的诗意突围，让红色经典从“历史印记”转化为“当代生活”。杨学成《向光而行——未来百年长沙畅想》，以科幻形式，构建了2125年长沙图景。作品虽未直接引用原文本诗句，却根植于其精神土壤：生态之城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智慧之城中之交通与管理的创新突破，都是“克自由”的时代显影。透过两篇作品，我们看到新大众文艺与经典文本的逻辑关系——经典文本提供精神基因，新大众文艺创作拓展经典边界，大众共同参与完成文化接力。

二是城市叙事的文化认同，用多元视角就精神纽带。文化认同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精神引擎，也是对外交流的窗口名片，更是平民大众的心灵归属。众多参选作品以城市为底色，或记录烟火日常，或描绘地标建筑，或探寻文化根脉，或展望未来。邹静婷《长沙之夜》以夜为时空容器，选取多个场景，多角度地呈现了丰富多彩长沙夜生活。显然，这些场景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建起长沙独特的城市文化。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长沙人日常生活的生动与温暖。余晖《与长沙同行》中“在912路公交车上沉睡与思索在湘江边漫步与仰望在橘子洲凭吊与祈祷”，个人情感与城市空间交汇，暗指城市不仅是物质的载体，更是青春与梦想、奋斗与成长的情感支撑。《向光而行——未来百年长沙畅想》将科技创新元素融入未来生活，突破了长沙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单一标签，以科技新城新维度拓展了城市认同边界；而“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在光影里苏醒铜官窑龙窑的釉彩于数字中重塑”则暗示，城市发展并非对历史的全盘否定，而是以技术为媒介实现文化基因的新旧存续迭代，这样的叙事使长沙文化认同从“静态保持”转向“动态生长”。

三是全民创作的价值重构，用开放生态滋养艺术繁花。新大众文艺创作“无门槛”机制，打破了传统文艺精英化的壁垒，使创作视角呈现立体多样。陈佳《北正街老日子的幸福生活》聚焦北正街市井生活，以方言俗语记录家长里短，摄录民生百态，还原生活温度。黄新生《扫帚写诗：一线环卫工人的长沙情诗》“扫帚是笔，街道是纸”，以独特的视角，赋予作品平民化暖意，进阶了全民创作的价值维度。方竹《一碗烟火的百年风华》以长沙美食为载体，反映时代变迁、岁月静好，让文化价值活在当下，火在民间。这些作品印证了新大众文艺创作价值重构的路径，即从精英创作到市井美学，通过市井物件的人文升华，城市精神成为可品味的生活日常；从集体代言到个体叙事，通过私人记忆的公共讲述，城市风貌成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从精神坐标到现实印记，通过地域表征的当代转换，城市文化成为可投身的社会实践。这种重构不仅激活了城市文化的当代活力，更让新大众文艺从“被动表达”走向“自由表达”，从“边缘存在”走向“舞台中心”，最终实现创作生态的多元化繁荣。

四是热烈情感的真诚表达，用真我本回归创作初心。真诚表达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富有生命力的前提和根基。本次参选作品，有的描绘新时代的美丽画卷，有的言说平凡人的幸福生活，没有大开大合的叙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粉饰华丽的词藻，却依然感人至深，只因为是真情感露、是心灵对话。刘炳琪《长沙“花”路》如一幅城市道路的素描，构图简单质朴，不玩技巧，不作渲染，像一镜到底地拍摄。作者触摸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的呼吸，或赞赏——天高任鸟飞，城市也会飞；或欢喜——想起紫菀还有一个名叫碎碎树我的心，一下子被快乐充满；或怀念——月色洒在校园也洒在我花白的头上；或直抒胸臆——人间烟火是另一种盛开……香，真香。毫无疑问，只有对一座城市怀有无限地眷恋，才会有如此浓烈的情感交织，才会有如此直抵人心的力量。冯建武《我在开慧有丘田（外一首）》呈现了两人对回地的不同认知，一方面是父辈的生存艰难；另一方面是“我”的希望与温暖。两人的视角碰撞，既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也凸显了“我”对乡土的致敬。这种“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创作路径，让作品真实性与感染力共生共融、相辅相成。新大众文艺的意义也就在此，既能以个体的叙事承载真情实感，又能以诚恳的表白引发集体共鸣。

重温这场文化盛宴，我们有感动，更有欣慰。这场以文艺为纽带、以城市为舞台的“精神共筑”，是一场新大众文艺活动的盛大仪式，无论是街头巷尾的普通劳动者，还是朝气蓬勃的“恰同学少年”，都能在创作中找到文化归属，实现从文化受众到文化创造的华丽转身；也是一座城市基因的深度激活，长沙的历史文化、地标风物、现代生活等元素在作品中交织碰撞，文化记忆得以传承，城市魅力得以彰显，人文风骨得以展演；更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广阔平台，来自不同背景、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创作者，在这里交流思想，触发灵感、展示才情，实现了从“单向传递”到“多向互动”的媒介再构，从“精英趣味”到“大众共鸣”的意义再造，从“繁荣表象”到“内容深耕”的文化再育。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个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时代已经走向你我。让我们以轻快的步伐、昂扬的风姿、纯粹的欢喜，尽情拥抱吧！

文艺谈

长沙的冬天，阳光是不需要等待的，它来得顺溜直接，在天空中投下了一片明媚。就如这座城的冬天，不缺漫天的银杏黄，银杏树，该是世界上浪漫的一种树了，它张开着满树的阳光，在枝头绰约。长沙城，因为有了这一抹黄色，街角都有了明媚。

扇形的银杏叶，在地上层层叠叠铺成了一片金黄。从岳麓山上飘来耀眼的黄，岳麓古寺飞檐边的古杏，岳麓书院的满枝金黄，白墙黑瓦中，密密层层的银杏叶在地上重叠。

树丛下，围了一群人，都在对着天空比划着，我也向着天空，和银杏树比个“心”，圈出一个完整饱满的弧线。可我的手臂太短了，我的身躯太小，在这棵数百年寒来暑往的巨树面前，一切都显得局促。风，在此刻拂过我的脸庞，整棵树仿佛在回应我的生命。那万千把金色的小扇子，飒飒地摇动起来，漫天的阳光像一群蝴蝶，扑棱棱地飞旋而下。一片，两片，无数片，带着阳光的微温。

走在街角和公园，总能和这一片金黄相遇。银杏叶在阳光下流淌，折射出粼粼的金光。纪德说过：“在佛罗伦萨，人们出售玫瑰：整座城市有好些天都散发着芳香。”在这个暖冬，长沙城有了银杏，纷纷扬扬，翩跹而下，在空中划出无数道金色的弧线，日子也多了一些明亮。

银杏叶是冬天的铃声，它“叮当”作响，唤醒阳光，有了这一片片金色的点缀，整个城市都镀上浪漫金色。走在后街，站在银杏树下，不一会儿，树下便铺就了一层厚厚的地毯，松软，灿烂，踩上去有窸窣的脆响。

在大学的旧墙根下，甚至在某个不经意的街角，你都会与那一树树辉煌不期而遇。窗棂中看去，银杏叶的黄衬托着褐色的树干，犹如披上一件黄衣服，沉睡千年的生命力，都在此刻缤纷。它们仿佛是将积攒了三季的阳光与月辉，浓缩在了这最后的日子，那是一种怎样的黄。

“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银杏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又名“公孙树”，寓意“公种而孙得食”，以寿命长著称。遥想两亿多年前，它在世间绽放光芒，在单调的季节，落下了漫山遍野的黄金雨。洗心禅寺的两棵古杏，生长在



冬日明媚
彭湘

古寺的庭院里，一到冬天，便有了飞舞的银杏叶，它们在晨钟暮鼓中沉醉。
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银杏叶会是一样的，每一片叶子的脉络都是新鲜的，新奇的，在宇宙天地中俯仰生息。这一抹黄色，是长沙冬日调色盘上点睛的一笔。它让这座骨子里带着辣椒般刚烈与湘江般奔放的城市，在冬季有了更多的明媚与诗意。百年前，在湘江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或许曾在一场这样的银杏雨中走过。这片黄，与湘江碧透的绿和层林尽染的红，交相辉映。今天，我们和银杏树比个“心”，奔赴一场冬天的明媚。

大美长沙

要上演“三国杀”了！

好在金鱼、鲫鱼、泥鳅都是性情温顺之物，彼此相安无事，只有在父亲投食的时候，鱼儿们偶尔来了个亲密接触，随即又各自游开了，仿佛一个害羞的小姑娘。自从有了这鱼缸以后，每当我们回老家的时候，父亲的心就多了一份牵挂。在出发之前，他必定给鱼儿喂得饱饱的；到了路上，又念叨着当时一起带回来就好了；回到老家之后，又会时不时地谈起留在城里的鱼儿。真是拳拳之心，念兹在兹。

女儿故意调皮地跟爷爷说：“鱼儿要饿死了！”“说什么傻话，鱼儿们都好好的！”父亲佯装训斥女儿。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眉头紧皱，似乎也在为金鱼、鲫鱼和泥鳅的生命担忧。

好不容易回来了，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鱼缸，鱼儿看到有人来了，也都争先恐后地游向玻璃，嘴巴一张一翕地，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父亲往缸里撒了一把饲料，心满意足地看着鱼儿们抢食，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父亲的照料下，金鱼和鲫鱼明显大了一圈，特别是那条泥鳅，吃得肥肥的，修顺而又柔软的身段，在水中丝滑地游来游去，活脱脱一条小金龙。至此，我原来的担心明显多余了。

鱼缸的水隔三差五地就混浊了，全是那条泥鳅惹的祸。母亲看着肉嘟嘟的泥鳅，对父亲说，哪天再买些泥鳅来，一起吃就算了，免得经常换水。

父亲没有响应母亲的建议，依旧是每天上下班就关心他的鱼缸。后来，祖父老年痴呆症犯了，父亲便辞掉保安的工作，回到乡下老家去照顾他，喂鱼的事，自然就落到了母亲的身上。

母亲为了防止鱼儿多吃多拉，延长鱼缸的清澈，每天只喂一次。女儿见了，就跟爷爷打电话告状说：“爷爷，爷爷，鱼儿要饿死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知道，女儿是惦记着爷爷了，以此为借口。可父亲何曾不惦记着这五条鱼儿呢，只是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罢了！

原来鱼缸里只有三条金鱼，没过多久，就变得更加热闹了，父亲不知又从哪弄来两条鲫鱼和一条泥鳅。金鱼、鲫鱼、泥鳅，这下小小的鱼缸里怕是

父亲的鱼儿

廖琳

到城里工作稳定后，我便把在老家读书的女儿接了过来。当时，妻子还在老家工作，为了小孩有人照顾，母亲便跟着一起过来了。父亲原来在老家市内的建筑工地上装模，每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如果留在老家，生活也挺不方便。于是和他们商量之后，也跟着一起来到城里。

女儿有母亲照顾，父亲就闲了下来。原以为空闲下来的父亲会过得比过去舒坦。哪承想，忙碌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一点也闲不住，总想找点事情来做，便在河对岸的一个小区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父亲做保安的小区，就在桥西不远处，和我家不远，走路大概十五分钟，骑自行车的话十分钟足够了。这样也好，一来父亲有了事做，孤寂的心可以被工作填满；二来这样的距离，也方便随时照顾家里。

一天回家，我发现家里多了个鱼缸，鱼缸里有几条金鱼，正在自由自在地吐泡泡。我问父亲，这鱼缸和金鱼哪来的？父亲笑了笑说，今天帮一个业主搬家，他说东西太多了，带不走，就送给了我，我看平常可（我女儿的名字）也想养鱼，正好可以送给她。

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心中完全没有宠物的概念，在他们眼中，牛啊、鸡啊、鸭啊、鱼啊……都是养性而已，喂猪是用来当年猪杀的，喂牛是用来犁田的，喂鸡喂鸭是用来吃的，哪里会像城里人一样把养性当宝贝养呢？再说，他们那时连养活自己、养活家庭都费神，每天把心思都花在了田土上，花在了养家糊口上，哪有时间照顾小动物！

现在，父亲开始养起金鱼来了，我有点担心，这金鱼活得过明天么？

没想到，父亲自从养上金鱼之后，他的心思不仅挂在孙女身上，也额外留了一份给那些金鱼。他去市场买了饲料，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先喂金鱼；下班回家第一件事，也是看金鱼饿不饿；过几天，鱼缸的水浊了，又马上忙着换水。

原来鱼缸里只有三条金鱼，没过多久，就变得更加热闹了，父亲不知又从哪弄来两条鲫鱼和一条泥鳅。金鱼、鲫鱼、泥鳅，这下小小的鱼缸里怕是

郭雨滴供图

